

随笔

新妇帖

王祥夫

关于“新妇”这个词，现在更普遍的叫法是“新人”，其实“新人”这个叫法却实实在在是更加古老，《民俗考》里边即有这个�，是专门指新出嫁的新娘，只一个新，真是让人心生无限的喜悦，其实一个人从小长到大，可以被称之为新的也许只有这一次，新与旧相对，有句戏文里的唱词是：只见新人笑，哪见旧人哭。这句词真是让人伤感，人一时与庭堂里的家具等同，用旧了的东西没了一点新气息自然是不好的，这不好的结果大家都知道。

鄙乡人家娶新妇，子夜时分是要放爆竹的，必放的是声在地一声在天的那种“二踢脚”，“二踢脚”这三个字是不是这样写我不知道，“二踢脚”无一例外总要是响两声，响一声的就算是哑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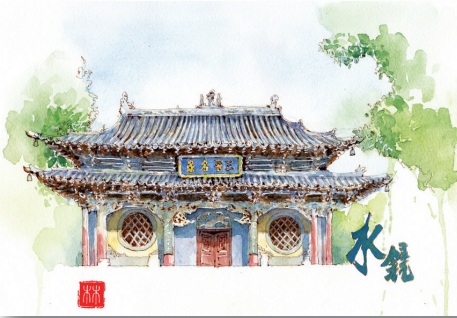
小时候过年，有一次我去院子里放“二踢脚”，刚刚下过一场新雪，院子里亦是崭新亮白，我刚把“二踢脚”的捻子点着，想不到那个“二踢脚”猛然在我的眉际炸开，从此我再也不敢放“二踢脚”。好的“二踢脚”的做工和用料都比较复杂，一是要往上边缠麻，二是民国年间流通的那种挺括哗啦的纸币全部用来做了这种炮仗，旧币虽然是旧币，但它也是用顶顶好的纸张来印制，一是缠麻，二是用这种纸币裹了又裹，这样的“二踢脚”真是脆亮，“二踢脚”“砰啪”上天，纸屑纷纷落地。这样的“二踢脚”现在再也见不到了，但鄙人见过的最响亮的“二踢脚”只有这种。

鄙乡娶新妇，好说的事只有一个细节，是本乡的乡俗，那就是新娘上轿的时候手里要托个瓶，瓷瓶或干脆就是一个酒瓶，只不过里边没有酒而已，不知为什么，鄙人遍查诸书也查不出瓶里为什么偏偏要放绿豆？是满满的一瓶绿豆，豆子上无一例外还要插一棵芹菜，碧绿挺翠的一棵。至今鄙人在各种讲各地民俗的书上查不到其本意何在？但据乡里的人们说，“芹”与“勤”发音相同，这么说来，捧着一瓶芹菜去婆家做新妇真是满满的好意，但亦让人觉得辛苦。

昨夜于子夜时分听到有人在放炮仗，忽然想起这是人家在娶新妇，是为记。

图书馆员的丹青梦

乔林文图



晋祠水镜台

作为一名图书馆员，我为什么要在工作中画画？这要从儿时想做画家的梦想说起，我在大学所修专业为数字媒体技术，也是以绘画作为基础。但是比起板绘、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我对传统手绘更加青睐，画笔、颜料、画纸的触感更加真实亲切。钢笔淡彩是一种略带松弛感的速写画，画幅不大，便携、色泽鲜明，是一种兼具钢笔线条之美与水彩清新灵动的画种。

自2022年4月18日起，我陆续在山西省图书馆公众号发表“晋图馆员画非遗”系列推文及画作，绘画内容以山西国



介休琉璃

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近期也推出了一部分古建相关画作。

其实在撰写“晋图馆员画非遗”栏目之前，我对山西的非遗、古建了解甚少，在一次次筹备素材构思画面的过程中，了解越多就越喜爱。看着那些伫立千年惊艳了时光的古建筑和依然鲜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心底常常会生出作为山西人的自豪感。于是，心中更加坚定了那个信念：我要尽自己所能将山西文化画出来，让更多人关注山西文化，爱上山西文化。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图书馆员的使命吧。

记录

太阳总是那一轮，霞却从来不是一副面孔。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霞，昨天已是昨天的，今天又是今天的。

霞是日光也是云，是日光和云的联袂，水乳交融。云的心思总是很活，它看日光白得那么严肃，憋不住想去逗一逗那半天的日光，它派遣尘埃，又调度水汽，没想到这一逗，日光突然敷金施粉，日光终于笑了，泛着好看的晕。那一笑，就是霞。

正午的时候没有霞，霞只属于清晨和黄昏，初来和即别

心语

霞的颜色

舒州

的时刻。天将亮，夜将黑，在东方或是西方的地平线上，一片霞光分开了天和地。天地之间横亘着一道分水岭。那里像在燃烧着什么，没有薪，只有焰，没有热，只有光。

火焰，谁没见过呢？可是好像谁也没办法把火焰的颜色

说清楚。不怪人词穷嘴笨，是火焰的颜色本就一直在变。常常觉得火焰跳动，那就是火焰颜色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错觉。火焰也决定不了自己的颜色，它不是某一样东西，它是时间的推移，它得听时间的。

霞的颜色，一样说不清楚，它瞬息万变，光在那里走动，时间在那里走动。

霞是那满目的红橙吗？如果可以一直伸长手臂，直抵天边，掬霞一捧，会发现那只不过是一捧白光，白到透明。

父亲的最后一个春节

白松青

20多年前，父亲生命中最后一个春节。

那年我返乡较晚，大年三十中午才到家，对联已贴好，房前屋后清扫干净，爆竹声声入耳，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味道。我居住的房间炉火烧得暖暖的。

其实，省城离家并不算远，100多公里，尽管也可以早回一两天，总觉得回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做，索性晚点吧。年轻不知父母恩，根本没有在意父母倚门而立的翘首以待，也体

会不到来日并不方长的含义。这年春节，是我在外工作五六年当中，回家过年最晚的一次，往年腊月二十八九就返乡了。

看见我回来，父亲坐在饭桌边，苍白的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仔细观察，笑容背后掩藏着一种柔弱，面孔显得消瘦，这不符合他往常的性格。父亲对我的晚归没有指责，只是轻声抱怨了一声：咋才回来？随之喜悦冲淡了牵挂，微笑重新挂在脸上，继续大节前的现场总指挥。

其实，每年过年是父亲的主场，一则他儿孙满堂，德高望重，平时家族中谁家有个兄弟分家，婆媳不睦少不了他参与说和，晚辈们大都前来给他拜年，另外大年初一是他的生日，连春节带生日一起过，是我们一直的习惯。阖家欢乐，居家团圆，父亲进入暮年，生活压力减轻，性格变得随和，重新找回年轻时的喜欢，棋牌、晋剧、厨艺、正月里的红火……平日里，儿子、孙子喜欢逗他，也不生气。但当年的年夜饭，父亲缺席了，原因是，退休后在家赋闲，觉得自己身体无恙，托人求情，到一家政府部门看大门，当晚值夜班。勤劳一生的人，怎么可以闲下来？缺少

了父亲的年夜饭，我们吃得很沉闷。

还有更异样的事，年三十下午，弟弟给父亲买了一个生日蛋糕，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居然被一阵风吹落在地。后来母亲告我，进入腊月，父亲吃饭偶尔被食物噎住过。

第二天，我问父亲，他说没有事，只是自己老啦，消化功能减退，不是绝症。再说死了也不怕，你们兄弟都成家了，你姥姥去年也走了，自己任务完成了。父亲的话让我惊恐不已，说明病灶在他身上已经形成了，于是，不祥之感笼上心头。那年春节，我给父亲带了两瓶好酒，父亲酒量不大，只是喜欢抿一口，这也是他一生喝过最好的酒。正月初三晚上，他单位里的同事来看他，父亲非常兴奋，退休几年了，原单位同事没有忘记他，连续几年春节都来家看望，把我拿回的酒打开，大伙都夸好酒，父亲自豪地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的酒。这是这个年他最高兴的一件事。

现在想来，一切都是宿命，他在努力隐藏自己，其实病灶在他身上已经明显了，别人看不出，只是在这个欢乐和谐的日子，以及他要强的性

格，不愿意说出来，担心影响了大家的好心情。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家和我母亲说：单位食堂大米，我痛快吃了一碗。平时不会无缘说这些。

春节假期结束，回到省城，找朋友帮忙，立即联系医院，联系专家，正月十五，没有办法通知父亲，和朋友驱车回老家，父亲和叔叔他们玩麻将，老大的不高兴，我又不是马上死呀，这么急促。

省肿瘤医院确诊贲门癌。手术切除后，父亲还是没有活下来，当年秋天，离我们而去。弥留之际，父亲断断续续跟我说：对不住孩子，你说你一个月给我300元，让我辞掉看大门的活，我没有听你的话……

父亲走了。那几年，我行走走在城市街巷，尤其是春节前夕，街面人来熙往，看见和父亲神态、步态相似的陌生老人，不禁想起父亲；看见年轻的儿女春节回家，兴高采烈给父母选购礼物，也会深受感染。父母在，日子平淡，只有过往回忆，每个场景才显得弥足珍贵。

至此，携手父亲的人生悲喜剧曲终人散。没有父亲的春节，都是淡淡的。



金夷 绘